

台湾 研究论丛

第一辑

武汉大学

台湾研究所

一编



台湾 研究论丛

第一辑

武汉大学

台湾研究所

编



Chinese Copyright©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台湾研究论丛·第一辑 / 武汉大学台湾研究所编. — 北京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11

ISBN 978-7-108-05023-6

I. ①台… II. ①武… III. ①台湾问题 - 文集 IV.

① D61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94371 号

责任编辑 叶 彤

装帧设计 张 红 朱丽娜

责任印制 崔华君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网 址 www.sdxjpc.com

排版制作 北京红方众文科技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11月北京第1版

2014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21

字 数 480千字

定 价 66.00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弁言

台湾问题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多侧面，但联系海峡两岸乃至全世界华人的最大公约数是“中华文化”，两岸和平统一的强健根基，在于历久而弥新的中华文化。

两岸和平统一，关乎两岸同胞的福祉，关乎振兴中华伟业，也关乎东亚乃至世界的和平。当前两岸关系，正由破冰期进入巩固深化期，前景光明，但变数埋伏，道路曲折，如何超克种种障碍，正考验着中国人的智慧。推进两岸关系健康发展，自然有赖经济互补、政治互动，而通过增进文化认同，巩固中华民族认同，消弭族群分裂，似为关键所在。故而两岸关系是政治问题，而基础是文化问题。

嚶其鸣矣，求其友声。武汉大学台湾研究所联系两岸学人，以中国文化认同为切入点，观照两岸关系诸侧面。敝所编纂的《台湾研究论丛》年出一集，本集设有“国学与台湾教育”、“两岸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笔谈”、“台湾文学与宗教”、“台湾史探略”、“台湾学术思潮”等栏目，以后还会设计切近当下热点的栏目。

国文、国史和国伦是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以“国史”而论，已构成时下与“台独”倾向论争的焦点。龚自珍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那么“欲裂其国者，必先裂其史”。台湾在陈水扁时期，力推“去中国化”，其一大表现，便是试图使台湾脱离中国历史统系。“国学与台湾教育”、“两岸中华传统文

化教育笔谈”两栏目，正是两岸学者对文史教育的反思，以收正本清源之效。

“台湾文学与宗教”诸文，对“台湾文学”做了概念考辨和脉络梳理，并以星云和印顺为个案剖析了台湾人间佛教模式及其意涵。“台湾史探略”诸篇从不同时段、不同侧面对若干台湾历史人物和历史问题做考察。“台湾学术思潮”则辨析胡秋原、方东美、周德伟学术思想：胡秋原是台湾民族主义的重镇，方东美是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而周德伟则是台湾自由主义中的独特思想者。

诚望方家赐稿，并有以教我。本所愿与诸同仁齐心协力，培植《台湾研究论丛》，以期臻臻完善。

目录

弁言	5
----	---

国学与台湾教育	001
台湾历史教育源流初探——以历史教科书为中心	003
浅议台湾版《中国文化基本教材》	030
连横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理念和精神	040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在台湾	067
从游——熊十力与唐牟徐之师友一论	089
国学辨析三题	105

两岸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笔谈	141
--------------	-----

国文国史国伦（冯天瑜）/湖北省的中华传统文化资源（熊召政）/传统文化教育现状的反思（郭齐勇）/自我殖民化的台湾教育——阻碍台湾发扬传统中国文

化的原因（徐武军）/ 传统文化与高等教育的台湾经验（王基隆）/ 战后台湾的“祖国化文化运动”及其影响（林泉忠）/ 中华文化教育的目标和价值（曾春海）/ 传统文化教育与民族复兴（朱高正）/ 中华文化的价值观（黄石城）/ 中华易学文化教育在当代中开展的路径（邵崇龄）/ 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是国家当务之急（唐翼明）/ 当下的国民教育需要什么样的国学（陈文新）/ 海峡两岸中华文化研习营观察与思考（尹全海）/ 传统文化与家庭教育（王明荪）/ 传统文化教育与现代公民教育——战后台湾的探索历程（何卓恩）/ 无锡国专的现代启示（姜海龙）/ 牟宗三与人文讲习会（王林伟）/ 光复后台湾佛教的“祖国化”（姚彬彬）/ 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中的乡农教育（杨杰）

台湾文学与宗教	193
台湾文学三论	195
殖民地现代与诗社传统意识间的乖离——以梁启超的台湾访问为中心	219
张我军的“祖国体验”：恋爱和新文学	250
论五六十年代台湾新诗的现代与传统	270
星云对临济禅的现代诠释与传承	287
《玉琳国师》与“新僧”星云的宗教抱负	322
印顺法师禅宗研究二题	348

台湾史探略	365
日本首次侵台中“番地无主”论的建构与破碎	367
台湾机器局筹办始末	385
冲突：晚清大阪博览会中的台湾因素初议	402
大时代下的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	420
王世杰生平述论	444
罗宗洛与台湾大学的接收与重建	473
台湾与大陆文化认同的历史性特征	484
1949年以来全球战略视角下美国台湾政策的历史考察	502
台湾姓氏渊源（陈姓、林姓与连姓）	524
台湾学术思潮	541
胡秋原历史哲学述论	543
论胡秋原对台湾七十年代现代化派的批判	580
论方东美哲学中的“情”	605
周德伟：台湾自由主义中的独特思想者	629
两岸学者聚焦中华传统文化，凝聚文化共识 ——“海峡两岸中华传统文化教育论坛”综述	659

国
学

与
台
湾

教
育

台湾历史教育源流初探——以历史教科书为中心

王林伟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后

就建构文化共同体而言，历史教育的作用至关重要。盖只有当人们将自己的生活纳入到某种族群的历史谱系之中，我们才能谈及真正的文化共同体。正是在历史谱系的纳入、建构工作中，历史教育的意义得到凸显。反过来，通过对历史教育活动的考察以探究历史谱系的建构过程，恰有助于理解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综合此两点，我们便可点出历史教育对于文化共同体而言的重大意义。确切而言，历史教育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历史教育包含甚广，一切有关于历史理解与传承的言传身教活动都涵盖其中，如对祖先的祭祀、对先辈故事的讲述等；狭义的历史教育则指将其纳入到国家文教系统之中，有组织、有条理地对本国乃至他国的历史知识进行传授。狭义的历史教育当然被包含在广义的历史教育中，本文主要在狭义的意义使用此词。就狭义的历史教育而言，历史教科书最为重要，盖后者才是历史知识、历史意识的有形载体。历史教科书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地说，一切包含有历史知识或历史意识成分的教科书都可以被称为历史教科书，在此意义上，中国古代的《三字经》等蒙学读本都可以被视为教科书；狭义地说，只有那种以专门传授历史知识为目的而编纂的教科书才是真正的历史教科书，这种教科书在现代分科教育中成为主流。本文虽在广义层次上使用“历史教科书”，但大多时候仍以狭义

为主。

以如上基本概念的澄清为基础,本文意在台湾历史教育的源流从整体上做个初步探讨。置于全球尺度上的地缘格局以及历史大背景中来看,作为东亚大陆面向太平洋的东南窗口,台湾所扮演的角色可谓至关重要。在这座岛屿上所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变动,折射的是整个东亚乃至全球意义上的大交流碰撞。正是在此意义上,对台湾的研究具有非凡的启示价值。从历史教育的角度切入对台湾的研究,恰可以鲜明地展示各种交流碰撞对台湾文化的塑造,文化共同体的建构及身份认同等问题即源出于此。学界早已注意到台湾历史教育的复杂性及独特性,并且做出了不少出色的研究,但就从整体上对台湾的历史教育源流进行梳理而言,学界(尤其是大陆学界)的研究尚不多见,而采取某种特定角度的研究就更少了。本文即意在以历史教科书为中心,从文化共同体的建构角度来探讨台湾历史教育的源与流。^[1]限于资料及学力,本文只能对此做个简要勾勒,更深入的研究则有待贤者、有待将来。

追溯历史的实情,台湾教育的系统展开肇自荷兰殖民台湾之际^[2],其后则更经历有明郑、清朝、日据、光复等时期。教育活动的开展在不同的时期各有其特殊之处,作为教育活动的组成部分,历史教育同样分享此种特殊性。与此相应,本文将以此上分期为基础,对历史教

[1] 本文虽将历史教育作为整体加以考察,然特别关注初等、中等教育时期的历史教育,盖由此侧面更能体现当权者的历史教育意图。本文对日据时期历史教育的考察以公学校初等教育为本,而对光复以来的历史教育则更牵涉到中学教育。

[2] 《重修台湾省通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1993年)对台湾教育的论述都始自荷西时期,即是对此的明证。这当然不是说,在荷西时期以前,台湾没有任何教育,它只意味着在荷兰人殖民台湾之后,台湾始有系统教育活动的展开。

育在台湾的整体展开情形进行分期论述。总体而言,论述将按照如下思路展开:首先描述该时期台湾所处的政治、社会大环境及宗主国对台湾的定位,其次则揭示当时政权所持有的总体教育理念与方针,再接下来则对整个教育系统的设置与运作略作说明,之后则以历史教科书为中心对当时历史教育的方案、内容等进行较为详细的分疏,最后是对该时期历史教育之成效做简要考察。以下即循此思路,分时段对台湾历史教育的源流展开论述。

一、荷西、明郑及清朝时期

连横曰:“台湾固无史也。”^[1]其意谓:人类对台湾的真正开发,追溯起来并不遥远,由此自然不会有太多历史记载。事实上,作为一个资源丰富、物产丰饶的岛屿,台湾虽然自古以来即有人居住^[2];但其真正开发时间甚为晚近。更确切地说,荷兰人与西班牙人作为殖民者首先踏上该岛屿展开现代商业贸易与经济掠夺。台湾由此进入大规模开发的阶段,之后的明郑、清朝等政权即继承此规模而开发。在开发过程中,随着人口的增加以及社会结构的完整化、复杂化,教育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与其开发相应,台湾系统教育工作的开展,也可追溯到荷西时期(尤其是荷兰的牧师教育),其后则有明郑、清朝以儒学为本的系统教育。总体而言,此三个时期的教育均属于前现代教育:荷兰、

[1] 连横:《台湾通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08年,第7页。

[2] 据《重修台湾省通志》卷一“大事志”,历代史志对台湾的确切记载,至少可以追溯到三国东吴时期(《三国志·孙权传》及沈莹的《临海水土志》均有相关记载。由此亦可见,汉人与台湾的交流源远流长)。

西班牙的牧师教育以及明郑、清朝的儒学教育，都还是旧式教育。故我们将其合并在一起进行论述，以下分述之。

1.1 荷西时期

1624、1626年，荷兰人与西班牙人相继占领台湾南部与北部，其治理对象主要为当地的少数民族（山胞）。至1642年，荷兰人又成功赶走西班牙人占领台湾北部，实现对台湾全岛的控制。荷兰人的控制一直延续到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为止。在此期间，荷兰人与西班牙人分别在南部与北部修建城堡，将其作为控制台湾政治与商业的据点。对荷西而言，台湾只不过是其殖民活动范围的一个组成部分。台湾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是商业贸易往来的咽喉要道；台湾又有丰富的资源和物产，是获取经济利益的好地方。正是这些优越的条件，吸引荷西两国的殖民者到台湾展开殖民活动。殖民活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获得财富、经济利益，这从台湾归属于东印度公司管理即可见出。

然跟随殖民者而来的，还有相当数量的牧师，传播新教和天主教的福音是他们的使命；而对山胞的统治、管理同样需要教育、教化的帮助。由此牧师们就承担起教育山胞的任务，系统教育由此在台湾拉开序幕，其教育史实即为传教史。与西班牙人相比，荷兰人的传教活动更为成功，故本文以后者为主来叙述本时期的历史教育。据连横《台湾通史》记载^[1]：荷兰人占领台湾3年之后，就开始派遣牧师在台湾南部展开基督新教的传教活动，在各处设立教堂、祈祷讲经以崇信基督。

[1] 连横：《台湾通史》，第166页。

永历二年（1648年）开始于各社设立小学^[1]，教授荷兰语文及新、旧约，并用当地的番语翻译《耶教答问》以及《摩西十诫》等著作。荷籍传教士且用罗马拼音法教导山胞读书识字，并由此教导山胞书写，这就是后来所谓的“红毛字”、“新港文书”。总体而言，传教士虽然已在台湾展开系统的教育工作，然其所有工作实围绕宗教信仰展开，其所教内容无非基督教信仰的基本知识，其教育精神则无非崇拜主、敬天、尊上、忠爱宗国，亦即“使学生成为顺民，并信仰基督教”^[2]。综括而言，在此教育系统中，所涉及的历史知识无非是旧约、新约的宗教史、创世史，此中并无多少真切的历史意识，并且随着荷兰人的离开，其影响也迅速衰减，故谈不上真正的历史教育。然其为山胞发明的书写文字，对山胞而言则有不少意义，盖统一的书写文字提供了创建文化共同体的源头。据《重修台湾省通志》的记载：荷兰人于1661年被驱逐后算起的150年，还有山胞用它来写买卖书契，这对于塑造山胞人民的历史文化而言极有意义^[3]。要之，荷兰人统治台湾近40年，其间虽有系统传教工作的展开，然而却谈不上真正的历史教育。历史教育对文化共同体的塑造功用此时还未彰显，倒是山胞文字的统一对此有所贡献。

1.2 明郑时期

1661年，郑成功率军进攻台湾并在次年2月将荷兰人全部驱逐，

[1] 据《重修台湾省通志》卷六“文教志·学校教育篇”，荷兰人至少于明崇祯十年（1637年）即已在麻豆等地建立学校。

[2] 《重修台湾省通志》卷六“文教志·学校教育篇”，第7页。

[3] 同上书，第2页。

彻底收复台湾，从此台湾进入明郑时期，直至 1683 年施琅攻降台湾。郑成功于收复台湾之际，依照中国的行政传统来建立台湾的行政制度，府县制在台湾首次出现，台湾历史由此翻开新的一页。其后郑经更承续此方面的工作，新设咨议参军等，建立起更完整的行政体系。在军事、民族事务、商业贸易、外事等方面，郑经时期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总体而言，明郑政权虽奉大明之祀，与大陆闽粤地区关系密切，但大体只将台湾视为反清复明的后方据点，并未将其作为最终的家园来加以建设。然追随郑氏而来的大量汉族人口（包括宗室遗老在内），对于台湾的社会文化建设而言，影响颇为深远，汉文化共同体于此颇具雏形。

就教育而言，永历十九年（1665 年）陈永华向郑经建言：“今台湾沃野数千里，远滨海外，且其俗醇；使国君能举贤以助理，则十年生长、十年教养、十年成聚，三十年真可与中原相甲乙……须择地建立圣庙、设学校，以收人材。庶国有贤士，邦本自固；而世运日昌矣。”^[1]此即是以台湾作为与中原对抗的后方，并试图通过教育来昌明国本，亦即用华夏之文统来教育人才。次年正月先师圣庙建成，旁置明伦堂。“又各社令设学校延师，令子弟读书。议两州三年两试，照科、岁例开试儒童。州试有名送府，府试有名送院；院试取中，准充入太学，仍按月月课。三年取中式者，补六官内都事，擢用升转。三月，经以陈永华为学院、叶亨为国子监助教，教之养之。自此台

[1] 吴日升：《台湾外记》（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台湾文献丛刊》第 60 种），第 236 页。

人始知学。”^[1]此即为明郑时期台湾的官学系统^[2]，学校教育与人才选拔于此结合为一，中原的文教系统正式在台湾生根发芽。私学方面，有前面已经提到的社学，此外还有私塾、私人讲学等，如沈光文居罗汉门以汉文横经讲学。初等教育所用的教材，大抵以《三字经》、《千字文》和儒家经典为主，中等教育以上则以科举应试为目的，贯通其间的无非以儒家为本的经史文章。此中并无专门的历史教科书，然广义的华夏文化统系已蕴含在其中，遥承皇帝、尧舜、孔孟以来文化统系的历史意识就此扎根。这种文化统系意识不仅将来台的汉人组合为文化上的共同体，它更通过教化的力量将原住民逐渐涵盖进来。在此意义上，明郑政权首次从整体上将台湾纳入汉文化的共同体之中，且在规模和深度方面远超过此前荷兰人的传教活动，此后的清朝教育也继承了此方向。

1.3 清朝时期

在施琅攻降台湾之后，清朝于1684年正式将台湾纳入版图。自此一直到割让，清朝治理台湾达212年之久。清朝将台湾视为帝国海疆的重镇，其治台具有鲜明的重海防特色。随着台湾在地缘、商贸方面之地位的凸显，清朝对于台湾的海防战略也时有转变。总体而言，在清朝治理台湾的两百多年间，台湾的经济与文化进一步复杂、繁荣，其中汉人移民的影响至关重要。据统计，台湾汉人在清朝初期大概只

[1] 吴日升：《台湾外记》，第236页。

[2] 关于明郑在台湾开展学校教育的情况，正如《重修台湾省通志》卷六“文教志·学校教育篇”所言：“资料不多，若想从有限资料描绘出较明晰的轮廓，就必须参酌明代的学校教育情形。”（第23页）本文限于主题，不能对此展开论述，有兴趣可参考明代教育方面的专书。